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

第十一回 賓朋肆應仗義疏財 湖海飄流浮家泛宅

話說知圓聽了青年和尚那種奇異的報告，即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，燈燭之光照得分明，不是死了是甚麼呢。知圓不由得躊躇起來，暗道：「卜巡撫官居極品，大概他所到之處，必有百神呵護。這彌勒布袋取去，便是他生死的關頭，所以百神要保護他的性命，就得是這般顯點靈應出來，使我好消滅殺他的念頭。不過我今日不殺他，來日他必殺我。象紅蓮寺這們好的基業，一旦敗露了不能再在此地立腳，卻教我們到何處更創一個這般穩固的所在呢，他既不肯剃度，難道因取彌勒布袋的人死了，便饒了他放他出去不成。生死原有一定，安知不是這小子應該得急症病死，適逢其會在這裡死了。我倒不相信真有神靈如此保護這狗官，我命裡若也注定了要死在這時候，就躲也躲不了，我何不親自動手將布袋提過去。知圓這們一想，立時似乎下了一個決心。才向布袋跟前移了兩步，下待彎腰伸手，猛覺得呼的一陣旋風，房中的燈燭，登時齊被吹熄了，有幾盞燈竟被風刮倒在地，只吹得知圓毛骨悚然，連忙伸起腰來，左手捏訣，口中念動禁壓妖魔鬼怪的真言。這是知圓和尚的看家本領，無論山魃野魅，鬼怪妖精，那怕在百里以外，知圓將這種真言念動，立刻都不能行動，惟有俯首貼耳的聽知圓的指揮令。知圓何以有這般本領，究竟他是如何的來歷？前幾回連篇累幅的寫紅蓮寺，卻沒工夫把紅蓮寺的歷史敘述出來。大概看官們心裡總不免有些納悶，以為光天化日之下，逼近省會之地，怎的會忽然鑽出一個這般鬼鬼祟祟的萬惡紅蓮寺來？一定是不肖生活見鬼，青天白日在這裡說夢話。看官們不要性急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一樁故事。諸位不信，不妨找一個湖南唱漢調的老戲子，看是不是有一出火燒紅蓮寺的戲。這戲在距今三〇年前，演的最多，只是沒有在白天演。因為滿台火景，必在夜間演來才好看，不過演這齣戲，僅演卜巡撫落難，陸小青見鬼，甘聯珠、陳繼志暗護卜巡撫，與卜巡撫脫難後火燒紅蓮寺而已。至於知圓和尚的來歷，戲中不曾演出。並且當時看戲的，都只知道知圓的混名「鐵頭和尚」，少有知道他法號叫「知圓」的。在下卻破工夫打聽了知圓的一生來歷，正好趁這時分寫出來。

知圓的俗家姓楊，原籍河南人。他父親單名一個幻字，二〇五歲上就點了武狀元，專好結納海內豪傑之士。論到楊幻的武藝，能大魁天下，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強。不過他點狀元的本領，是他極不得意的工夫。他得意的工夫，為一般會武藝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，在會試場中都用不著。他最會縱跳和使放暗器。身體魁梧奇偉，無論甚麼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，無不以為他這們高大的身材，必然笨滯不堪。誰知他上起高來，竟比獼猴還加倍輕捷。渾身筋骨，要硬便硬如鋼鐵，要軟便軟如絲綿，身材矮小人鑽不過去的縫隙，楊幻鑽過去倒像綽有餘裕，一點兒也不覺得那縫隙厭狹了。尋常會武藝的人，使放暗器，盡有準頭極好百發百中的。然普通只能近放，不能遠放。就是有力量能放遠的，也只能在那毫無遮攔阻隔的地方打人。若在樹林當中，及有窗格阻擋的所在，暗器便發放出去，也不能遠，效力是更差了。惟有楊幻的暗器，不拘在甚麼地方，只要一線之路，能看得見心裡想打的人，不問上下、左右有多少層障礙，他的暗器能照著那一線之路，直射過去。他正練習暗器的時候，每在牆壁上掏一個茶杯大小的窟窿，點一支線香在牆那邊，他立在牆這邊，暗器從窟窿中打過去，將香頭打滅。後來練習的日子長了，能在黑夜之中，暗器穿過兩層牆洞，將點在第三間房裡的香頭打滅。凡是有人使用的暗器，他無有不中，無有不精。

他祖傳的產業，原極豪富，自奉卻非常儉約，銀錢專用在交遊上面。只要有點兒能耐和聲名的人走他家經過，或是專程去拜訪他的，他總得奉送些儀儀。若有緩急去求他幫助，看需要多少，開出口來，沒有不如數奉送的。受他慇懃款待與銀錢幫助的人越多，楊幻兩個字的聲名也越大。那時在江湖上一提起楊狀元，不問認識不認識，都得稱贊一聲「仗義疏財的好漢」。後來楊幻的家產被楊幻沒有限制的贈送得精光了，在原籍不能居住。一則因為遠處聞名的人，不知道楊幻的處境不如從前，以為永遠是一個可擾之東，源源不斷的來楊家拜訪。楊幻慷慨慣了，一旦沒力量幫助人，面上覺得很慚愧。二則因家境即不寬舒，便不能款待朋友。他是生性好友的人，只得離開原籍出門訪友。這時楊幻的年紀已有了五〇多歲，只有一個兒子名從化，年已〇六歲了。楊從化得他父親傳授的武藝，雖趕不上他父親那般高妙，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齡的人沒有能敵得過他的，就是從來在江湖上稱好漢的老手看了他的工夫，也都得說一句後生可畏，不敢存與他嘗試的心。楊從化才到〇歲，他母親便死了。楊幻也沒續弦，也沒納妾。楊幻一帶著楊從化出門，原籍地方就沒有楊幻的家了，楊幻父子到處遊行訪友。

這日在陝西境內，坐船經過一處很大的碼頭，天色已將近黃昏了。船靠碼頭的時候，楊幻坐在艙裡，推開窗門向碼頭上看熱鬧。只見離船約一箭遠近的岸邊，有一個大石岩伸在水裡，石岩上巍然矗立著一個和尚：右手撐著一條臂膊粗的禪杖，左手握拳抵在腰間，挺胸昂頭，豎起兩道濃黑如漆的掃帚眉，睜起兩隻光如閃電的巨眼，不轉眼朝船上看著。楊幻一見面，就不由得吃了一驚。暗想：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，這和尚只怕比我還要高大一倍。這和尚的年紀雖也不小，然像這樣金剛一般的氣概，出門怎用得著撐拐杖。並且看這拐杖的形式，〇九是用純鋼打就的，怕不有一百來斤重。看他兩眼露出凶光，下死勁釘住在我這船上，難道曾和我有甚仇怨，知道今日到這裡來，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嗎？

只是我平生並不曾見過這樣的和尚，也不曾有開罪和尚的事。我於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來與我為難的，今夜只小心一點兒睡覺便了，楊幻心裡這們思想著，兩眼懶得與那和尚對望了，移向碼頭上閒看了一會，再向石岩上看和尚時，已不知在何時走到何處去了。這夜楊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，準備那和尚前來有甚麼舉動。但是提心吊膽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絲毫動靜也沒有。

楊幻不由得暗自好笑：我真是疑心生暗鬼，白耽了一夜的心思，不敢安睡。誰知是偶然遇著。只是這和尚雖不知道我，我即遇見他，倒得上峰去訪他，看他的本領究竟怎樣。這和尚在此地的聲名必不小，逆料沒有訪不著的。楊幻父子所坐的船，是單獨雇的，行止可以自由，因為他父子的目的在訪友，沿途遇著名人好漢，隨處都得流連。這日楊幻吃了早飯，即帶著楊從化上岸，專訪本地的叢林古寺，卻不見有那般模樣的和尚。找著地方年老誠實的人打聽，也沒人知道有這們一個和尚。整整的訪了三日，不曾訪著，只得罷了。

第四日仍開船向前進發，行了幾〇里，天色向晚，又到了一個埠頭停泊。每次泊船的時候，楊幻照例憑窗向岸上眺望。想不到一舉眼，又見那個和尚，仍是與前日一般的眼睜睜向這船上望著，右手還是撐著那支臂膊粗的黑色禪杖。楊幻心裡想道：難道這番也是偶然的嗎？我看這禿驢的神情，逆料他對我不懷好意。我平生雖不曾有事得罪過和尚，只是和尚是凡人做成的，說不定這禿驢在未出家以前，曾與我有甚麼事過不去。我當時不留意，相隔的年數多了，他又出了家，改變了裝束模樣，我見面不認識他，他是存心願報復的，自然能認識我。有一句古話說得好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他若不是為尋仇報復的，便不應該是這般跟著我，現出這樣神氣來。我乘他不防備的時候，賞他一袖箭，我寧可惜殺了他，不能因姑息之念反為他所算。

主意既定，再看那和尚，正掉頭望著後面。楊幻不由得暗喜道：這真是絕好的機會。一點兒不躊躇，右手一起，一支箭早已如掣電一般的，直向和尚的後腦射去。楊幻自以為一箭射在沒蓄髮的頭上，至少也得射進去兩寸多深，將腦髓射出來。那知道事實完全與理想不對：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後腦上，只聽得啞的一聲，就和碰在鋼板上一樣，不但沒射進去一分、半分，反碰得那箭射回來，足有一兩丈遠近，落到水裡去了。

和尚彷彿吃了一驚似的，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著的地方搔著，好像表示射著的地方，如被蟲子咬了一般的癢。一面掉轉臉來，望著楊幻含笑點頭。這一來，倒把一個見多識廣武藝高強的楊幻，弄得不知道怎麼才好。此時船已靠好了碼頭。那和尚便拖著禪杖，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來，現出滿面笑容，不似以前那般橫眉豎目凶不可當的模樣了。楊幻這時心裡雖甚後悔不該魯莽動手，然事已到了這一步，吉凶禍福，已來不及計慮了，惟有連忙吩咐楊從化在隔艙蹲著，端整兵器在手，準備和尚一動手，就冷不防的鑽出來，幫著廝殺。自己也將應手的兵器，安放在便於撈取的地方，裝出安閒的樣子，走出艙來。

只見和尚已到船頭立著，將禪杖倚在身邊，雙手合十，迎著楊幻笑道：「來者果是楊狀元麼？貧僧迎候了好幾日，只因不知究

竟是也不是，不敢冒昧進見。幸蒙賞賜了這一袖箭，貧僧方能斷定：若不是楊狀元，他人決不能打得貧僧的腦門這們發癢，真是幸會之至。」這幾句話，只說得楊幻的臉紅一陣白一陣。只是看和尚說話的神氣甚是誠懇，並沒帶著譏諷的意味，也不像是前來尋仇報復的，只得也陪著笑臉抱拳說道：「不知大和尚法諱怎麼稱呼？寶刹在那裡？何以知道不才會來此地？」旋說旋讓和尚進艙裡，分賓主坐定。和尚接著答道：「貧僧法號無垢，這番因雲游到陝西，在西安報恩寺雪門師叔那裡，聽說楊大居士已動身來陝西訪友，貧僧久慕大居士的聲名，本打算親到河南拜訪，無奈一晌都不得方便。近來正喜有機緣可以成行了，偏巧小徒從河南回來，據說曾到了大居士府上，適逢大居士已離開原籍，出門訪友，並無一定的行蹤，貧僧聽了，唯有自歎緣慳。卻想不到一來西安，無意中倒得著大居士的蹤跡，所以特地來河邊等候。」

楊幻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懇切，料知決無惡意，忙起身拱手道：「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慇懃，不才真是又感激又慚愧，大和尚剛才說西安報恩寺的雪門師叔，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發廷老爹同門的雪門師傅？」無垢連連點頭，笑道：「正是他老人家，居士原來和江南周老爹相熟麼？那是貧僧的師伯。」楊幻笑道：「江南周老爹誰不知道，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輩，聽說周老爹同門兄弟，並雪門師傅只有主人，還有一位田老師，多年隱居不出，外人知道的很少。想必大和尚的尊師，就是他老人家了。」無垢和尚微笑點頭道：「貧僧俗姓田，字義周，居士所說的，便是貧僧的俗父，已於五年前去世了。」楊幻喜道：「怪道大和尚有這等驚人的本領，原來是大名家之後。我真是肉眼凡胎，唐突了大和尚，罪該萬死。」

無垢和尚擺手說道：「居士不用客氣。貧僧雖是出了家，然貧僧的工夫，不是在出家後練的，你我都是同道的人，貧僧因聽得小徒說，居士有一位公子，工夫甚是了得，居士帶著一路出門，何不請出來給貧僧見見？」楊幻謙遜道：「小該子頑劣不堪，怎夠得上說工夫。」旋說旋向隔艙叫道：「我兒快出來向大和尚請安，」

前艙說話，楊從化在後艙聽得分明。連忙放下手中兵器，理了理身上衣服，應聲出來，恭恭敬敬的向無垢和尚行禮。無垢慌忙雙手拉了起來，兩眼在楊從化渾身打量了一遍，不住的點頭笑道：「好氣宇，好骨格。怪不得小徒再三稱贊。」楊幻問道：「令徒是那位？曾見過小子麼？」無垢道：「自然是見過的。」說著，拉了楊從化的手問道：「你今年有□六歲了麼？」楊從化應是。無垢又問道：「從幾歲起練工夫？」楊從化道：「五歲。」無垢叫著「哎呀」道：「練過□一年了，難得，難得。你也讀過書，認識字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書也略讀了些，字也略認識一些。」無垢道：「書是從幾歲讀起的？」楊從化道：「也是五歲。」無垢聽了，歡喜得哈哈大笑道：「書也不間斷的讀了□一年。像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，除了你恐怕沒有第二個。」楊從化不做聲。楊幻在旁謙謝道：「大和尚太誇獎他了，小子今日能遇見大和尚，實可謂之三生有幸，得懇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。」

說罷，起身對無垢一躬到地。無垢欣然答道：「令郎合該與貧僧有緣。貧僧在□年前雖收了一個徒弟，只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業，不能隨侍左右。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個，無如稱我心願的實不容易找著。就是我那小徒，也隨處替我留意，因此見了令郎，對貧僧稱道不置。」楊從化生性聰明，聽得自己父親求無垢玉成他，無垢已應允了，不待他父親開口，即雙膝往艙板上一跪，搗蒜一般的磕了四個頭，無垢很高興的坐受了，對楊幻說道：「貧僧近年募化□方，已在湖南長沙、瀏陽交界之處，買了些田地。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紅蓮寺，規模不大，地形卻甚好。貧僧已從四川、陝西兩省，雇了二三□名很工巧的泥木匠，到湖南重新蓋造起來，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。那地方最好修煉。令郎即拜給貧僧做徒弟，就得跟隨貧僧到紅蓮寺去。不過出家不出家，倒可聽憑尊便，那是不能勉強的。」不知楊幻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